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14 册 No. 0461

佛说文殊师利现宝藏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461 [No. 462]

佛说文殊师利现宝藏经卷上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游舍卫祇树给孤独精舍，与大比丘众俱，比丘千二百五十，菩萨万人。

尔时，佛于迦利罗讲堂上坐，与无央数百千之众周匝围绕而为说经。于是，文殊师利与五百菩萨，及诸天释梵、四天王眷属，俱诣佛所，稽首佛足，遶佛三匝，却坐一面。

文殊师利白佛言：「向者世尊，为说何法？愿天中天，尊崇所讲。」

贤者须菩提承佛威神，白文殊师利：「向者世尊说弟子事，愿今上人说菩萨行。」

文殊师利答须菩提：「一切弟子、缘觉所行，非菩萨器，焉用问为？」

曰：「愿解说，审是器者，当听受之。」

文殊师利答曰：「尊者须菩提！为知何者是器？云何非器？」

须菩提曰：「其诸弟子每以声音而得解脱，我等岂知是器非器？今请问之，愿乐欲闻。」

文殊师利答曰：「唯，须菩提！其有出于冥者，皆非佛法器；假使于冥为现照明亦不堕冥，救护众生不与冥合，一切所有造佛法器。」

「又，须菩提！得限而学学法已成，视一切人，见不与取，其意恐惧心厌秽之，畏诸三界不以喜乐，则为非是诸佛法器。设御当来未行数千劫，周旋三界而无恐畏，于三垢而无心，欲乐于生死，譬如游观园囿、讲堂欢悦一切，所有往来无有六事，是谓为佛法器。」

「又，须菩提！菩萨现在爱欲而无欲乐，示现瞋怒而无恚害，示现愚痴而无闇冥，示现凶弊刚强屠魁而无尘垢。现在三界诸无御者为之正导，于愤乱中顺而不荒，于贡高者谦卑为礼，为诸群生除其重担，教授一切令三宝不绝，得三达智而普示现，此谓为是诸佛法器。」

于是，须菩提问文殊师利：「诸法等耳，俱共同举本际一也。是器非器，何得知乎？」

文殊师利答曰：「譬如陶家，泥土一等，作种种器，皆共一处合而烧之，或受醍醐、或受麻油、或受甘露蜜、或受于不净，其泥一等无若干也；如是，须菩提！诸法同等俱共一也，其本际一，从缘起行则有差特，彼醍醐油器喻弟子、缘觉，甘露蜜器谓诸菩萨，不净器者方如下贱凡夫之士也。」

又问文殊师利：「可令诸有器为非器不？」

答曰：「可使非器耳。」

须菩提曰：「以何因缘？」

答曰：「唯，须菩提！其受一切欲尘之器住在有中，若复有能断诸欲尘，是悉非为佛法之器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器者有何高下？」

答曰：「唯，须菩提！器者无高无下。」

又问：「云何？文殊师利！器无高下？」

答曰：「**实**无高无下，用法所住无高下故，则为牢坚之器。假使有高下行，则知是为破坏之器。唯，须菩提！譬如虚空，非是一切药草树木万物之器；

如是，须菩提！菩萨为一切佛法器，亦无有余器。譬如地上生树，虚空能受令长大器；如是，须菩提！菩萨发清净等意，承智慧度无极而得长育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云何菩萨而得长育？」

答曰：「譬如虚空之所长育，菩萨亦然；虚空及菩萨，终无增益亦无损耗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是语何谓？」

答曰：「不增尘垢、不损佛法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尘与佛法有何异乎？」

答曰：「譬如近须弥山者，光明同照令现一貌皆为金色，菩萨如是，以智慧光明消诸尘垢，使同其貌为佛法色。唯，须菩提！是故诸尘皆是佛法，智慧明者当作是观等无有异，一切诸法是谓佛法。」

又问：「曷云一切诸法皆为佛法？」

答曰：「所作如诸佛所为。」

又问：「云何，文殊师利！如佛所为？」

答曰：「如本末亦然，其如不增不减，是谓为如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何谓为本？云何为末？」

答曰：「本者空、末者寂，是谓本末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空之与寂有何异乎？」

答曰：「譬如金之与宝，宁有异无？」

须菩提曰：「其物一等，但名异耳。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空以寂寞但名异耳，智者不着于字数也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何谓痴相？云何黠相？」

答曰：「如佛所教，因缘为痴相，法义为黠相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何所为因缘相？」

答曰：「十二因缘相；则，须菩提！为因缘相也；彼若有念造便有想知，假使无念造无想则不现知；彼痴者有念起，是等即有言说知；黠者无念造，则无言说知；彼若无所住便普遍至，是贤圣行于行有行，无行者非是贤圣行。」

须菩提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何谓为贤圣？」

答曰：「贤圣者，谓御空而无迹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一切法，宁复是无垢空等御不？」

答曰：「然。」

须菩提又问：「何缘尔乎？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譬如众水归于大海合为一味；如是，须菩提！无垢空等以御诸法，皆作一味，用脱众生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何说解脱？」

曰：「云何须菩提！何缘有碍？」

曰：「用无智故而有碍。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须菩提！用度无智故说解脱。」

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一切诸法而无有异，何从得是有智无智之说？」

答曰：「譬如夏月热时说水，冬日寒冷亦复说水，其水无异；如是，须菩提！用想不清白而有尘垢，以有尘垢便有无智说，作净想者便无有着，以故有智说彼诸正士，而无中间有智无智之说。」

须菩提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其义远行？」

答曰：「用有二行故。」

须菩提曰：「文殊师利！义者难见？」

答曰：「为离智慧眼。」

须菩提曰：「义者难受持？」

文殊师利答曰：「不可得取。」

须菩提曰：「其义难知？」

答曰：「用不解故。」

须菩提曰：「义者难了？」

答曰：「已离诸觉意故。」

须菩提曰：「义者难说？」

答曰：「为空等故。」须菩提曰：「义者无思？」答曰：「用无想行。」

须菩提曰：「义者无念？」答曰：「是故无言说。」须菩提曰：「义者无贤圣？」答曰：「是故离想愿。」须菩提曰：「黠者现智义？」答曰：「是故不自见。」

须菩提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若如来曰：『求利义而不得义，不求利义而得义。』为谁说是章句？」

文殊师利答曰：「唯，须菩提！其利义无有得。彼若有求欲得义，于义则无利义，其义者为寂义；彼若身意念欲求得利义，是为于义不得利义，如佛言曰：『不求义而得义，求义者反不得义。』」

须菩提又问：「文殊师利！奚为佛言一切法悉非法？」

文殊师利答曰：「唯然，须菩提！世尊说譬喻经言：『当除断所欲法，况于非法耶！假使断者，其法即为不非法之谓也。』」

须菩提又问：「云何文殊师利！佛法宁复是非法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佛法者无兴盛，其不兴盛是谓为法。如佛言曰：『一切诸法，皆为非法。』」

须菩提曰：「未曾有也，甚难及。文殊师利！新学菩萨闻是说，而不恐惧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唯，须菩提！有四事，师子之子闻师子吼，而不怖惧衣毛不竖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其种姓真；二者，为师子所生；三者、蒙尊者所育；四者、不着诸有。是为四。如是行者，为如来种诚谛菩萨也，如来所生为法所进，过于弟子、缘觉之上，则非其类。彼闻说一切法终不恐惧，在所讲说一切所语，而无畏怖衣毛不竖，心不懈怠亦无疑怯。又，须菩提！鸟子飞行在于虚空，宁有恐耶？」

答曰：「无也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如是，须菩提！菩萨住于空界，彼闻诸法而不恐惧，于一切法亦无畏怖无所疑难，用了诸法故，闻诸所说，不恐不怖而无畏怖。」

文殊师利谓须菩提：「从何致畏？」

答曰：「用贪见身故，而有恐惧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菩萨以知贪身，于一切法所说不畏，亦无怖怖。」

须菩提问：「文殊师利！假使菩萨了寂，不贪身云何得道？」

文殊师利答曰：「唯，须菩提！菩萨不见得道知贪身，设使菩萨见得道知贪身者，是故不得道。」

须菩提曰：「唯，文殊师利！菩萨为行大善权用，菩萨见贪身不得道？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唯，须菩提！菩萨蒙智慧善权，为是菩萨圣性，以故菩萨知贪身不得道。譬如取大利斧断截大树，段段解之还着故处，续复如故终不斲地，如是菩萨有智慧善权为圣性，以故菩萨知贪身不得道。或时天大雨树生茂盛故，有茎节枝叶华实，有益一切；如是菩萨，行大悲慈知贪身者，现生三界种种形类，随其色貌以益众生。又，须菩提！或作暴雨疾风吹堕其树，菩萨以大智慧，放柔软大雨，在佛树下便复现堕。」

尔时，世尊赞文殊师利曰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文殊师利！快说诸菩萨智慧善权而为圣性，乃如是乎为说大慈大悲法行。今，文殊师利！且复听我所言。譬如有国既强且大，云雾四起，放大热石欲焚其国，所有草木皆当被烧，复雨洪水滂如车轴，令诸草木普得生长；如是，文殊师利！菩萨雨于智慧善权，方便示现入一切愚痴凡夫之士，教授诸冥现贤圣行，为生死奉律人示义令悦。

「譬如有香树，其根香、茎香、枝香、叶香、华香、实香，各各别异；如是菩萨以智慧事自然之性，随一切人之所欲，从其本行而为说法，各令欢喜其心开解，不舍大悲之本。

「譬如大摩尼珍宝，名曰释迦惟罗迦，天帝释着此宝时，照其被服、嫫女、舍宅、讲堂、宫殿，一切皆见清净光明，大明月宝亦无念也；如是菩萨明慧之果，清净解脱如明月宝，普现诸义永无想念。」

佛言：「文殊师利！譬如有大明月宝，名曰施一切愿，随众所欲，皆令具足而得所饶，施诸愿宝亦无念也；如是菩萨清净如宝，具足众生诸所欲愿，其菩萨者亦无想念。

「譬如虚空之中，有大火起复放大雨，其于虚空不寒不热；如是菩萨处三界火中，若在寂寞无为之界无寒无热。

「譬如彼虚空中，令生毒树，复生药树，其毒树者不害虚空，其药树香无所除净；如是菩萨，以善权方便，入诸毒树令得成就，以药树茎节护诸根本，众垢尘劳不着菩萨，除净诸根亦无所净，俱入二事无所沾污。

「譬如穿漏之器，但补一处令不得漏，舍余不补而皆穿漏；如是菩萨，所住常定具大神通无有异漏，有所住者便现别异之漏，示现出生随一切本而为说法。

「譬如骐驎高足强而有势，守护马畜不贪卫己；如是菩萨，立大慈悲强而有势，超越诸力救护众人，不自念身。

「譬如猛狮子者，百兽之王无所惧也，唯畏大火；如是菩萨，亦无所畏，畏堕弟子、缘觉之地。

「譬如伊罗漫龙王，虽为畜兽皆能示现清净变化，悉是帝释本德所致；如是菩萨，假使堕于畜兽之中，则能现说诸清净法，随其本行而开导之。

「譬如钻木出火明珠放光，其于二者俱有所益；如是，文殊师利！其有初发意及坐佛树下后当发意，此二菩萨，俱除一切众垢之尘烧诸勤苦。

「譬如诸树种种各各有名，其色不同、枝叶各异、华实不相类，此诸树者，皆因四大而得滋茂；如是菩萨，奉若干行积众德本，皆用成道意，悉劝助一切智而得成就。

「譬如转轮圣王在所至奏，七宝、四种兵皆悉从之；如是菩萨，得善权方便智慧度无极，无所不入，一切诸道品之法皆悉随从。

「譬如羯随之鸟王，假使堕于罗网之中，续出哀音；如是，文殊师利！设使菩萨而堕椽窟，未了佛法不坏贪身、不出三界，续作师子觉吼，说空、无想、不愿之法，讲无造起灭之事。

「譬如羯随鸟王在山顶住而不肯鸣，得其辈类乃阐鸾音；如是，文殊师利！若有菩萨入诸弟子中，不讲不可思议佛音，在诸菩萨中乃说菩萨事，讲佛不可思议之音。

「譬如随蓝之风，不能持地固阎浮利及树木讲堂舍宅；如是，文殊师利！一切弟子、缘觉，不能堪忍无思议佛法名字，及佛神通清净变化，有信而无疑者，非自功德所致。皆佛威神而令得信。

「譬如日之光明照净不净，亦无喜悦、亦无憎恶，日月殿舍无冥没时；如是菩萨，放智慧善权光明，与弟子、缘觉、诸凡夫士共周旋从事，不用在弟子中而欢喜，不以在凡夫之士而为愁悒，亦不失菩萨权慧之场也。

「譬如忉利天上昼度树初生叶时，诸天见之皆悉欢喜，心念言：『昼度树不久当有华实，而得成就。』如是，文殊师利！假使菩萨一切所有施而不惜，诸佛世尊叹是菩萨，不久当得佛法华实施诸群生。

「譬如其树柔软根株深固，虽现曲榦终不恐堕；如是，文殊师利！若有菩萨恭敬礼事于一切人，终不恐堕弟子、缘觉之地。

「譬如水堕地流；菩萨如是无有僣慢，从一切智稽首自归。

「譬如大海立于地中最为始成，皆含受一切江河诸流；如是菩萨用无慢故，得立一切佛法之顶。

「譬如大明月珠，名曰照明，诸所欲得皆从中出，众明月珠无与等者，悉皆照诸明月珠宝其明不减；如是菩萨，教授诸弟子、缘觉，令得入律不堕彼行。

「譬如曼陀勒华柔软妙好，其香周匝闻四十里；菩萨如是，以圣贤智发大慈悲，普遍众生令得安隐。

「譬如曼陀勒华，若有病者闻此华香其病即愈；菩萨如是，以大慈大悲香行，遍至除解一切尘劳之病。

「譬如无有佛时，优昙钵树无华有实；未有菩萨不出佛法之华。

「譬如阿耨达龙王，假令雨时遍阎浮利；如是菩萨，若放法雨皆遍一切人民蠕动。

「譬如阿耨达大渊流出四江，悉归于海常而得满；如是菩萨，流四恩行以具足满大智慧海。

「譬如未有大海时，阎浮利人得自然小摩尼珠；如是，文殊师利！未发菩萨意时，皆承用弟子、缘觉法宝。

「譬如其有色像者，皆有四大；菩萨如是，诸所说法皆欲度脱一切令入法门故。

「譬如树木生于山泽之中无益众人；弟子如是，畏生死难无益一切。譬如大城中央而生药树，多所疗治于一切人；菩萨如是，入大慈悲发一切智，其以宝意多所饶益一切群生。

「譬如天雨之水不能久在；弟子如是，教授说法而不久立。譬如春月大流水无减尽时；菩萨如是，教授说法而得久立。

「譬如冬生山中树，若有断截者，应时疾生；如是，文殊师利！佛之所现作，如来虽般涅槃，三宝之教犹不断绝。」

于是，贤者须菩提白佛言：「未曾有也，世尊！是诸菩萨名德之行，巍巍无量莫能称焉。向者如来讲说诚谛功德，是亦难及。假使菩萨闻如是德义，而不欢喜亦不愁悒，是为甚善！」

佛言：「菩萨本清净所致，是故闻说一切德义不善，不愁。」

须菩提问佛言：「何谓为本净？」

世尊曰：「无我之本、无寿命本、无贪身本、而无愚痴恩爱之本，是我所非我所本，如是菩萨，于此诸本而行清净。」

须菩提又问：「世尊！何谓为净？」

佛言：「无取、无舍是谓为净；不起、不灭是谓为净；无思、无想、无秽、无洁是谓为净；无高、无下是谓为净；不作非不作、不冥亦不明、无尘垢亦无净乱、不脱亦不缚是谓为净。」

须菩提白佛言：「无生死亦无泥洹，彼何谓为净？」

佛告须菩提：「如是为净，不念泥洹、不远生死，尔乃为净。譬如虚空为净，无有净虚空者，如是行者为清净；彼无有为作清净者，若闻此不恐畏是谓为净。」

佛言：「于须菩提意云何？有净法者耶？」

须菩提白佛言：「从本已净。」

佛言：「闻诸所说不着言说是谓为净，着于无审者，岂可谓净乎？」

须菩提白佛言：「法界为自然净，而有等知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？须菩提！可知法界耶？」

须菩提言：「可知。」

佛言：「假令法有知便生，即为异法，彼为求法界，其法界亦不了知法。」

佛言：「设使，须菩提！无有知余法界解脱，其知法界者不得解脱，如是云何了知法界？」

尔时，贤者须菩提默然不答；于是，文殊师利谓须菩提：「云何，贤者！世尊有教默而不答？」

须菩提曰：「所以默者，用本不发无上正真道意故。所以者何？弟子之辩有限有碍，菩萨辩才无限无碍。」

文殊师利又问：「云何，须菩提！法界宁有限碍不乎？」

答曰：「法界无限无碍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假使法界无限无碍，贤者曷为言默而碍？」

须菩提答曰：「其欲知尽法界者，便以言说而为罣碍；若有了知法界无量不可尽者，闻其所言则不为碍。」

又问：「于须菩提意云何？至于法界为有尽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可尽，法者普门，以故法不可尽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设使法不可尽，云何贤者说法而碍？」

答曰：「我限弟子所讲说法而有尽碍，观于佛界而无有量，讲说法界而无尽时。」

文殊师利又问：「云何？须菩提！法宁复有境界说乎？其有于法作境界者，说法则有分数。」

答曰：「吾不说法有境界、法无境界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曷为，贤者！说若干境界？」

须菩提答曰：「向者本说弟子之辩有限有碍，菩萨辩才无限无碍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云何，贤者！得明慧耶？」

须菩提答曰：「如是得明慧。」

文殊师利又问：「贤者，云何言默而碍？」

答曰：「用弟子不能了知一切人根故，用言说而作碍耳。菩萨辩慧晓众生本，是故不以言说而为罣碍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世尊辩才之慧无有往来，其智慧想宁有限乎？」答曰：「不也！其智慧者，无罣碍相、无所住相。」

文殊师利曰：「假使智慧无罣碍相、无所住相，何故贤者而默作碍？」须菩提曰：「尊者舍利弗，佛所称叹智慧为最，当问此贤为仁解说。」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「欲闻我说文殊师利所讲法乎？今欲宣之。所以者何？吾曾闻智，昔者文殊师利，于无央数百千佛前说法，令诸大弟子默而无言。又忆往时，吾与文殊师利共出东游诸佛国，度无央数百千佛土，有世界名喜信净，其佛号光英如来，无所著，等正觉，今现在说法。有大弟子名曰圣智灯明，智慧最尊。适见如来闲居宴坐，其圣智灯明弟子，即踊身往第七梵天，其声遍告三千大千世界，为一切说法。吾与文殊师利俱至彼国，及诸无数百千菩萨十万天皆俱，侍从文殊师利，欲闻法故。」

「尔时文殊师利，便往光音天上警扬大声，其音普遍三千大千世界，动魔宫殿灭诸恶道令得悦信。于是圣智灯明大弟子，闻彼洪音即大恐怖，寻便蹉地不能自制，譬如随蓝大风起时，有所崩堕莫能自固。圣智灯明于时恐怖，衣毛为竖得未曾有，往诣光英如来所，白世尊言：『唯天中天！谁为比丘色像出大音声？我闻其音怖不自制，即便蹉地，如随蓝风起靡不摧落。』其佛告言：『有菩萨名文殊师利，得不退转，以神通圣乐明慧之力来至此国，欲见如来稽首作礼讲问诸义。向者曜形于光音天，举大洪音，普闻三千大千世界，震动魔宫除灭恶道，皆令喜悦。』其弟子白佛言：『愿欲见文殊师利。唯，天中天！得覩正士如是之等，则为幸甚。』」

「时，光英佛即作感应，请文殊师利；于是文殊师利与诸菩萨及诸天，从虚空中忽然来下，往诣光英如来佛所，稽首佛足遶佛三匝，各以神力化作法座而坐。」

「尔时，光英佛问文殊师利：『仁者何兴到此世界？欲何观采？』文殊师利白佛：『欲见世尊，稽首致敬启问法事，故来至此。』又问：『文殊师利！云何观如来而为净见？云何礼如来？云何问讯如来？云何讲问？云何听受如来所说？』」

「文殊师利曰：『观诸法寂为清净见如来。为清净观，亦无身无意无心、无礼无敬、无卒无暴、无坏无住，不常得、从空生、无心行、常寂寞，如是为观如来。而无我，不作等色，亦不以等为等，不以邪为邪，而一平等。诸佛世尊法身俱为己身，亦见入法身所见、亦无见无所见、亦无远无所近，如是为礼如来。而作寂寞问，无有想念、亦无见有法、亦不见无寂寞法，我者已寂，于一切法便默，作平等问、不迷惑问。其有欲问及问者，彼无有二，求度无极，所问净三道场，如是为问讯如来。如无去问无沈浮，所言柔顺可如来意，悦诸众会不着他心，以是所问，令无数人立于道义，不舍德铠至坐佛树，如是听讲为问如来。』」

「于是光英如来。正觉赞文殊师利童子曰：『善哉，善哉！仁者如是，为见如来稽首作礼讲问法义。』于是，文殊师利问圣智灯明大弟子：『尊者，云何见如来稽首作礼？云何问法义？』答曰：『唯，文殊师利！我不及此亦非其类，弟子以音而得解脱，不了是事。』又问：『云何贤者，意而证时，言是信证而解脱耶？』答曰：『文殊师利！我龕说耳未讲深义。』」

「又问：『何谓讲畅深义之平等乎？』答曰：『不御平等、不导深义。』又曰：『何说起灭空义无深，而得空义无平等想？如是为一审谛，则是深入诚实之义。』曰：『新学菩萨，闻此言者得无恐惧？』文殊师利答曰：『仁者今已恐惧，况于新学。』圣智曰：『无能恐我者。』答曰：『向者何为恐惧？贤者未厌解脱乎？』曰：『非不恐、非无厌而得解脱也。』」

「文殊师利曰：『用贤者本恐惧俱合，以故说仁今已恐惧，况新学耶！』问文殊师利曰：『菩萨何因而得解脱？』曰：『致无恐惧而不秽厌。』又问：『文殊师利！此言何谓？』答曰：『不畏亿百千魔及官属，为一切说法而无疲厌，不畏积功累无量德，植无数慧所行不倦。』」

「时，彼会中有诸天，各持种种奇异之华，用散文殊师利上，悉俱言曰：『文殊师利所止顿处，则当等观，是则如来为正威神，文殊师利所在拥护，以一切德救济众人为讲说法。』」

「于是，文殊师利谓圣智灯明弟子：『世尊叹咏耆年智慧，云何智慧有为无为乎？假使有为则为起分，设使无为彼亦造相。』答文殊师利曰：『诸圣贤所念，但讲无为。』又问：『无为宁有念说耶？』答曰：『无也！』」

「文殊师利又问：『诸圣贤何为讲说无为之行乎？』尔时，圣智灯明弟子，默然无以加报。于是光英如来，无所著，等正觉告文殊师利：『为是众会讲说法门，令诸天闻受其法，众菩萨闻立不退转，逮无上正真道。』文殊师利曰：『其正法门者行寂寞，于寂门无言说，以恬然为清净。』」

「时彼众中，有菩萨号曰法意，在于会坐，问文殊师利：『设使如来说淫怒痴事时，岂是寂寞法乎？其恬然门宁为静泊清净法耶？』文殊师利答曰：『仁意云何？淫怒痴焉在？从何起乎？』曰：『从念起想而有。』」

「又问：『想念从何起？』答曰：『从习起。』又问：『习者从何有？』答曰：『从我所非我所而有。』又问：『是我所非我所从何起？』答曰：『从贪身有。』又问：『贪身复从何起？』答曰：『用住吾我故。』又问：『吾我从何起？』答曰：『文殊师利！吾我者，不见所住，亦无有处亦非无处。所以者何？普至十方求于吾我不可得也。』」

「文殊师利曰：『如是，族姓子！其有诣十方欲索法处，亦不可得亦不可见。所以者何，彼法宁有门不？』答曰：『有无门之门。』文殊师利曰：『我以是故，言诸法门悉寂寞，一切所说而淡泊门，静然而致清净。』」

「说是语时，八千菩萨得不起法忍。尔时，文殊师利，广为众会说法，便从坐起而去。用是故，须菩提！当了知此，无有弟子及菩萨者，吾等莫能当其辩才，岂敢堪任与文殊师利讲法谈乎！」

尔时，贤者须菩提问舍利弗：「仁者复见文殊师利，有何异神通变化，往来游诸佛土？」

舍利弗答须菩提曰：「我忆念昔者曾与文殊师利共游诸国，有佛土火起而烧刹，便有自然莲华遍布具足，文殊师利蹈上而行，或有满火其火柔软；譬如细靡之衣、好食美味香，如栴檀涂身及衣卧具，从其佛国于虚空中，自然化作梵之宫殿立之严饰。时诸菩萨入坐其中定意正受，或有佛国而现兴盛，发一切信得致佛道，行无蔽匿之慈普救众生。何谓为佛道行无蔽匿之慈？以一切人有淫怒痴尘劳之火，若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者，三垢以断为众说法，以慈哀心定意正受，是谓佛道行无蔽匿慈。」

「唯，须菩提！吾时独处心自念言：『我为住是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神足力与文殊师利等矣。』于是文殊师利知吾所念，来谓我言：『当用贤者舍利弗神

足共过此世界。』吾尽现神力越度大火，昼夜精进行积七日，与文殊师利越彼佛国，然后到第二三千大千世界，其刹亦烧火炎甚广，周遍佛土，文殊师利便住于彼，谓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当承谁神足度彼世界？』吾答：『当以仁者文殊师利神足度是佛土。』于是文殊师利发意之顷，令其世界满布莲华，便即度去，谓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神力孰踰？』吾答曰：『雀以蠹虫，比金翅鸟凤凰王，至于二者不可相方，金翅鸟王一举无数我身，譬如蠹虫雀耳，神力相超其犹如是。』文殊师利谓我言：『曷云仁者舍利弗独处心念：「文殊师利神足及我神足等焉。」』文殊师利曰：『效之于今，何者为智？』吾答曰：『弟子止处其限未断无所比，自见止处限断而遂平等。』文殊师利赞曰：『善哉，善哉！唯，舍利弗！如若所言，昔者住世有两仙人，止顿海边，一人名曰好妙法，一人名曰施信安，其好妙法，得仙五通以用自娱；施信安，以言说神呪飞行虚空。时两仙人俱从海边，欲共飞度巨海周旋彼岸。彼施信安心念言：「其好妙法神足与我等矣。」然后复共飞度大海到女鬼界。

「『尔时罗刹鼓人妓乐，施信安仙人闻其乐音及见女鬼，即便恐怖从虚空堕地，不能复识海边居处；于是好妙法时愍伤之，右手举之还故所止。』文殊师利谓舍利弗：『尔时，好妙法仙人者，则吾身是；施信安仙人者，舍利弗是也。彼时耆年诚非其类自谓为等，今亦如之。』」

舍利弗谓须菩提：「我复忆念，曾与文殊师利南游诸佛国，越无央数百千佛土，有世界名诸好庄饰，佛号德宝尊如来，诣彼佛土，欲见世尊稽首作礼。文殊师利谓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宁见此诸所共度佛国不乎？』我答曰：『已见矣。』文殊师利问吾：『舍利弗！如何见此诸佛土？』我答曰：『或见满火者，或不具足者，或自然如虚空者，或以神足而立。』又问我言：『唯，舍利弗！当何以观是佛国？』吾答曰：『其满火者当观满火，其不具足者视之为不具足。其如虚空者当覩如虚空，其以神足立者当瞻以神足立。』

「文殊师利曰：『如舍利弗境界，所讲说亦然。』我即问文殊师利：『仁者如何观诸佛国？』文殊师利曰：『唯，舍利弗！一切佛界皆为虚空之土。所以者何？悉如幻化。所现满火而不具足，如虚空自然以神足立耳。曷云来起此之因缘起分之行？虚空无缘常自然住，如是诸尘劳污着意心不立净。

「『譬如恒沙佛国悉皆被火不烧虚空；如是，舍利弗！一一人犯恒沙诸不善本积众殃恶，其意终已不立清静。若男子、女人能入净法界者，无有所住及

诸覆盖亦不作想，无能令其意有所受住，是谓无所受住法门。以一门了御诸法皆受诸法，不生众盖而蔽法意亦无善恶。』如是，仁者须菩提！文殊师利神足变化，所在说法吾目所覩矣。」

尔时，贤者阿难谓舍利弗：「唯，仁者！我亦更见文殊师利于祇树园所现变化。吾忆念昔佛游舍卫给饭孤独精舍，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菩萨万二千俱。时，大淋雨云雾黯黯至于七日七夜，其有比丘得大神通，普行一心解脱之门，定意正受虽不得食，以三昧三摩越而以自立，其未定意及正受者，昼夜五日断不得供，身体羸劣而无气力不任见佛。吾心念言：『是诸比丘或不存命。』我时诣佛所而白言：『诸比丘众断不得食，饿来五日，羸顿虚劣不能自起。』佛告我言：『阿难！汝往语文殊师利，为说是事，用比丘僧故。』」

「我时受教，往诣文殊师利之室。时，文殊师利为释梵四天王说法，吾将是事告文殊师利：『佛遣我来令仁立檀。』文殊师利谓我言：『阿难！并设座具，时至挝撻搥。』我即受其教，出敷床座讫，还至其室，欲知文殊师利出精舍不？文殊师利故在室住更作化，为释梵四天王说法，有三昧名行入诸身定意正受，出其精舍，入舍卫城分卫。

「时，魔波旬即心念言：『今文殊师利为师子吼入城分卫，我宁可乱文殊师利所立功德。』魔即化令舍卫城中长者、众人、无迎逆文殊师利者，亦不与分卫；于是文殊师利所之家居，皆见门闭无出迎者。时，文殊师利即知魔烧固，化梵志诸长者，即作诚信之愿：『假我一毛，所有功德智慧所现具足；恒沙世界满其中魔，不及吾身一毛之德，审谛如是而不虚者，魔之所化即当消灭，使魔自往告诸街里及四徼道，令长者梵志施文殊师利分卫之具，惠此人者其福最大，若有供养三千、大千世界诸有着人百千岁，不如施文殊师利福第一多。』」

「文殊师利适发是愿，寻如所念，一切门户皆为之开，人悉自往迎文殊师利，弊魔入诸街里家家唱令，及四徼道使诸凡民长者梵志，施与文殊师利供具者其福最大。若供三千大千世界诸着之人百千岁中，施以诸安随其所欲，不及善与文殊师利分卫其福德最厚。于是，文殊师利化所得食盈满应器，种种甘美其味各异，味味殊别不相错入，过踰足请千二百五十比丘、万二千菩萨，钵中所变其如是也。」

「尔时，文殊师利分卫周已，出舍卫大城，魔即侍随。是时，文殊师利于中道住持钵着地，谓魔波旬：『汝且举钵在于前行。』于是波旬从地举钵而不能称，白文殊师利：『我实不能举摇此钵。』文殊师利告波旬曰：『卿有力势神通无极，以大神足擎举此钵。』于是波旬尽现神力了不能称，变化举钵不能令钵离地如发。

「彼时波旬得未曾有，谓文殊师利：『有山名曰伊沙陀，发意之顷，我能以掌跳置虚空，今此小钵而不能称。』文殊师利谓魔波旬：『所以不能举称钵者，卿每自以比诸菩萨大人，力着此钵，故不能举。』文殊师利于是从地举钵，授魔曰：『波旬！汝执此钵且于前行。』

「尔时，波旬甚自厌苦，举钵纔胜，魔为自在诸天中尊，与万二千天俱，眷属围绕在前持钵，稽首文殊师利足。诸天谓魔波旬：『仁者曷为持钵在文殊师利前，譬如侍者？』波旬答诸天曰：『不当与强者共争。』又问波旬：『仁者亦有大神通无极之力，何故不堪？』

「于是波旬承文殊师利圣旨，虽为尊天由无所堪，波旬答诸天曰：『魔力者为痴，菩萨力者为智慧，魔力者受诸见而住立，菩萨力者晓解大空；魔力者欺诈，菩萨力者诚实；魔力者是我所非我所，菩萨力者大慈大悲；魔力者淫怒痴门，菩萨力者三脱门；魔力者终始往来生死，菩萨力者不生不灭不起法忍。』天魔波旬说是语时，诸天众中五百天发无上正真道意，三百菩萨得不起法忍。

「尔时，文殊师利及魔波旬，持钵置讲堂上。贤者阿难亦不察之，饭时已到，亦不见文殊师利从室出，时心念言：『文殊师利得无欺诸比丘僧？我宜孚往白世尊言：「时今已到，文殊师利不出其室。」』阿难即往白佛：『不见文殊师利出其室。』时，佛告阿难：『汝宁察讲堂上不乎？』阿难白佛：『唯然，世尊！已见满钵之食在讲堂上。』佛告阿难：『汝挝捷椎聚比丘众。』我白佛言：『唯然，世尊！大比丘众其数甚多，一钵饭食何所足乎？』佛言阿难：『且止，默然而行。假使满三千大千世界中人，百千岁共食此饭终不耗减。所以者何？文殊师利圣旨神化，令此钵食无有尽时，文殊师利智慧具足神通所立，兴造布施以度无极。』

「阿难受教即挝捷椎，会众比丘，一钵饭出种种滋味，肴饍甚美甘醲无量，譬如众器各盛殊异若干之味，皆以供养诸比丘众及诸菩萨，悉得充满，其钵之馔如故不尽。

文殊师利现宝藏经卷上

佛说文殊师利现宝藏经卷下

西晋月氏三藏竺法护译

「于是，天魔波旬念欲烧固文殊师利所饌供饘，化作四万比丘，着弊坏裂衣、垢秽臭处持破钵住、胸背悉露、面貌丑恶、跛蹇秃偻，心怀惶遽而坐众中，亦复持钵受种种供，其钵饭食亦不减尽。波旬所化比丘而极大食，钵无缺减，文殊师利现威神之变，令诸化比丘钵食常满，**抔**食在口噎不得咽，手食向口手齐口止，而皆躑地不能自安。

「于是，文殊师利问魔波旬：『此诸比丘，何故不食？』波旬答曰：『今诸比丘将欲死矣，得无以杂毒食与之乎？』文殊师利曰：『无毒之人，岂复行毒耶！身无垢秽，宁以垢毒用与人耶！有淫怒痴是则为毒，于菩萨怀来法品律仪者无此众毒。所谓之毒，用者无黠恩爱之着，是我所非我所见，因缘罪福名色所行，不等而造所缘，有我见人诸盖受住贪身着念，有诸种受诸入，住在三界，有取有受、有卒有暴、有往有来，贪身为碍有寿命，近着想念清净瞋恚蔽立，不了十二因缘之本。诤讼诸见无断自见，有念有知轻慢，有净想不净想分数众事，谓足观有无及诸业诸恩爱，是我所无所行，畏于空。谓有二欲度二想，于无想有堕想，无有愿起无想，无有得作有想，于无行行起种说想，起二欲作度想，于菩萨法品为非法想，为邪见行有正法观想，于恶知识为善友想。乱佛行诽谤正法，自贡高无所救护，鬪讼骂詈至诚为妄语想，虚欺为诚谛想，犯诸淫欲为住想，于诸有为安隐想，于生死为教授起见想，坏泥洹之所现。』

「文殊师利曰：『波旬！如是像法行为是毒，于佛法教而无有也。甘露教为佛教一，安隐教为佛教二，无放逸教为佛教三，无怨恨教为佛教四，无受住教为佛教五，正法藏教为佛教六，无诤讼教为佛教七，无所起教为佛教八，彼我无执教为佛教九，不诽谤教为佛教十。

「『救念拥护教为佛教一，寂寞恬然无所生教为佛教二，以净复净澹泊无所然教为佛教三，以正怀来平等明教为佛教四，无怒善立教为佛教五，尊复尊

积诸善本教为佛教六，已脱复脱教为佛教七，化诸异道教为佛教八，一切众欲慧者无有也此教者则为佛教九，无终始死生教为佛教二十。

「『定意教为佛教(本阙一法)二，意止教为佛教三，平等断教为佛教四，一切诸恶无所造神足教为佛教五，身意寂无有二根教为佛教六，为众信最力教为佛教七，一切尘劳无现不现觉意教为佛教八，普了觉体解道教为佛教九，所行无衍寂寞教为佛教三十。』

「『恬然无争教为佛教一，来诸解脱审谛教为佛教二，无怒辩慧教为佛教三，法义无分离非常苦空愁悒教为佛教四，有赞叹骂詈者而无我教为佛教五，降伏诸道令得静然教为佛教六，至无为心度无极教为佛教七，度彼诸岸发善权教为佛教八，以慈悲护群生教为佛教九，无害意愍哀之教为佛教四十。』

「『脱诸所有被德铠教为佛教一，无所乐无所造无所语敏教为佛教二，所作已办兴智慧教为佛教三，无贡高诸念不断三宝教为佛教四，发菩萨意安一切令清净教为佛教五，用不起诸有故。』

「说是语时，其诸天子从魔波旬来者，五百天子发无上正真道意，俱而说曰：『唯，世尊！我等亦当如是奉佛法教。』佛时便笑。贤者阿难问佛言：『何因缘笑？既笑当有意。』佛告阿难：『汝为见此诸化比丘不乎？』阿难答佛：『已见。』佛言：『后五浊弊恶世，临法欲尽时，当有是辈比丘，不知厌足，所行不善，衣服不能自正，其性卒暴而不安祥。所以者何？如是，阿难！彼时比丘，食饮无恭敬，作种种诽谤，欲得奉事舍律犯禁沙门，以袈裟挂掖，现在不敬诸尊长比丘，所从往来所为迷乱，为人多病，便作沙门求安名闻，但索恭敬不念志法。彼时之世，于我法中当有此辈，无所见人行不清净，诸天皆当愁忧，弊魔悉当欢喜。』

「阿难问佛：『魔何故喜？』佛言：『是诸正士自起魔事，非魔波旬所娆得便也。所以者何？弊魔不求懈怠者便。其有比丘，精进修行如救头然，波旬求此精勤者便。以故，阿难！当勤力精进莫有懈怠，当得未得，当成未成，当得明谛除诸不审，降魔官属兴如来教，奉受正法供养经义，是我所教也。』

「说是语时，五千比丘皆放身命而般泥洹：『我等不欲见法乱坏时。』坐于虚空身中放火还自阉维，数千天子共供养其骨。二百比丘远尘离垢诸法眼

生，二百比丘得无起余漏尽意解，三万二千诸天得柔顺法忍，释梵四天王及诸眷属皆叉手往白佛言：『唯，世尊！愿佛久住而广教授，莫令我等见法乱坏灭尽时。若有逮闻说是经法者，终不懈怠亦无众垢，不着诸受意行无所住，亦不起诸魔事，亦无有我无所求，如贤者舍利弗、文殊师利童子所现神通变化讲说经法。』其乃如是我尔时自所覩见也。」

尔时，贤者大迦叶谓舍利弗言：「我亦见文殊师利神通变化，仁者且听。佛得正觉未久，我初下须发时，文殊师利来诣此世界，从宝英如来佛国而来，欲见世尊稽首作礼。」

「时，佛在舍卫祇树之园给饭孤独精舍，文殊师利尽夏三月初，不现佛边，亦不见在众僧，亦不见在请会，亦不在说戒中。于是，文殊师利竟夏三月已，说戒尚新时来在众中现，我即问文殊师利：『仁者！三月为所在耶？周旋所奏乎？』文殊师利曰：『唯，迦叶！吾在此舍卫城，于和悦王宫采女中，及诸淫女小儿之中三月。』我心念言：『何缘如此等人，与吾清净众僧共为腊佛。』吾即从讲堂而出，挝撻[木*迟]，欲逐出文殊师利。」

「时，佛告文殊师利：『仁宁见摩诃迦叶挝撻[木*迟]不乎？』文殊师利白佛：『已见，世尊！欲逐出我故耳。』佛言：『文殊师利！仁自现境界神通变化，无令迦叶起乱意向仁。』于是，文殊师利有三昧名曰现一切佛及国土，应时以是定意正受。文殊师利适三昧已，寻见十方恒沙世界，各各悉有摩诃迦叶，年老手执撻[木*迟]而挝之，欲逐出文殊师利。」

「佛告迦叶：『汝何缘挝撻[木*迟]乎？』迦叶白佛言：『唯，世尊！文殊师利尽夏三月，而静不现，潜去止宿藏匿之室，故挝撻[木*迟]欲逐出之。』时，佛从身皆放大光，通照十方，谓我言：『迦叶！汝且观十方。』应时视十方无央数不可计世界，自现其身年老，往十方佛边而挝撻[木*迟]，欲逐出文殊师利。复覩诸佛边，各有文殊师利住。佛告我言：『大迦叶！汝欲逐出何文殊师利？欲出十方无央数不可计佛边文殊师利耶？欲逐此文殊师利乎？』我即惭愧，便欲持撻[木*迟]置地而不能也，尽现神力，撻[木*迟]不肯墮地正住不动；如此祇树，十方佛国亦然无异审谛自在。」

「世尊告我言：『自归文殊师利乃得脱耳。』我即遥礼文殊师利，撻[木*迟]乃墮地，便前稽首佛足，白佛言：『愿世尊赦我所犯殃咎。唯，天中天！吾已见文殊师利所现，假使我欲讲说文殊师利智慧具足无有尽时，菩萨境界之行而无限量，我以无智故挝撻[木*迟]。』佛告我言：『如卿属者所见，十方

佛国中文殊师利在于佛边者，文殊师利普于诸佛国，三月不现，教授众人。』佛言：『迦叶！文殊师利于此舍卫城中，开解五百女人，教化和悦王宫中采女，令得不退转于无上正真道，使五百童子及五百童女立不退转，当逮无上正真道，令无数人得声闻及生天上者。』

「我即问佛言：『文殊师利为说何法？所度人民乃如是。』佛告我言：『汝自问文殊师利，为说何法能度尔所人？』我即问文殊师利。文殊师利答我言：『唯，迦叶！随一切人本而为说法令得入律，又以戏乐而教授众人，或以共行，或以游观供养，或以钱财交通，或入贫穷慳贪中而诱立之，或现大清净行，或以神通现变化，或以释梵色像，或以四天王色像，或以转轮圣王色像，或现如世尊色像，或以恐惧色像，或以麤犷，或以柔软，或以虚，或以实，或以诸天色像。所以者何？人之本行若干不同，亦为说若干种法而得入道。唯，迦叶！如是之比说五种法而得入审谛律。』

「我问言：『仁者为度几何人？』答我言：『如法界。』吾又问：『法界为几何乎？』答曰：『如虚空界，诸法及虚空界、人种亦如是也。此人种、法界、虚空界，而无有二亦无二造。』我又问：『文殊师利！我虽见有佛，将为得无所益乎，亦不能有所教授度脱人也。佛法为空无人，何者有教度脱乎？』文殊师利曰：『唯，迦叶！譬如有人得热病，其人作种种譎言呖语，或有人见谓言：「此人得鬼神病。」便有良医，来饮病人汤药，其疾即愈，不复譎言呖语。于迦叶意云何？宁有鬼神及天从其人身中出不乎？』答曰：『不也，以饮汤药故其病得愈。』

「文殊师利曰：『如是，迦叶！其医于彼，而多有所益耶！』答曰：『唯然。』文殊师利曰：『如是，迦叶！世间人熹欺诈者则为热病，起贪着心无有我，谓有我想流堕生死。是故诸佛世尊，有大慈悲具足之行现出世间，为断二事及诸想行，以善权法令入法门，为除我想无他想又断欺诈，为众人说法，为除一切想，令不复乐入吾我及他人想，得度无极而致无为。于迦叶意云何？彼宁有吾我人寿命般泥洹者不乎？』答曰：『无也。』

「文殊师利曰：『唯，迦叶！当知是义，所以有佛者何？其觉常现正义，不以起故，亦不用律故，欲觉度着无审尘劳者也。』迦叶曰：『甚难，及菩萨勤行如此，拥护众生救济一切不舍德铠，亦无所著亦不诤乱，清净自然度于无为，用群萌故而被德铠。』文殊师利曰：『唯然，迦叶！以故菩萨被大德铠。』迦叶又曰：『愿文殊师利说诸菩萨德铠。』文殊师利曰：『菩萨有三十二德铠行，菩萨被是德铠往来周旋。』『何等为三十二？』

「文殊师利言：『唯，迦叶！一者、菩萨入无量生死德铠，拥护终始所为自然相；二者、度无数人德铠，无有吾我想；三者、供养无量佛德铠，皆为法身相；四者、诸逆德铠，如呼声之响相；五者、护一切诸佛德铠，法界平等相；六者、降一切魔德铠，于诸尘劳为清净相；七者、以正法化诸异道德铠，若有若无了入十二缘无根本相；八者、一切所有施而不惜德铠，愿入一切勾迹共相习乐相；九者、为一切众生积累戒忍功德德铠，而无所造相；十者、普弘有所至德铠，为无所到相；十一者、大精进力德铠，身意空寂相；十二者、一切而为一心法身定意正受德铠，除一切诸着相；十三者、无所罣碍智慧度无极德铠，诸无黠所有恩爱为清净相；十四者、大善权方便德铠，普现一切行相；十五者、大慈德铠，无所伤害相；十六者、行大悲德铠，视五道得如处空相；十七者、大喜悦德铠，无有厌足相；十八、者大护德铠，于苦乐不动转相；十九者、具足诸愿德铠，观脱如掌无所疑相；二十者、不思一切盖德铠，诸冥无有迹相；二十一者、四大五阴所起德铠，如幻法化现好妙相；二十二者、四种如供视毒蛇德铠，法界为平等相；二十三、者入如空聚德铠，诸身无复罣碍相；二十四者、三界所有德铠，不起有念相；二十五者、审谛受诸有德铠，无所起相；二十六、者大勇猛德铠，为不退转相；二十七者、大通达德铠，随一切人行而施药相；二十八者、大导师德铠，示现三道相；二十九者、不断三宝教德铠，皆现诸佛慧化普示义相；三十者、一切诸法无所受无所生德铠，得不起法忍相；三十一者、得住无动转地德铠，皆降伏过弟子缘觉相；三十二者、庄严道场德铠，为一心行平等智慧，于一切诸法如审正觉相。唯，迦叶！是为菩萨行三十二大德铠。若有信受是三十二德铠者，可使四大有异，其菩萨终不可动转于无上正真道。』

「迦叶又问：『文殊师利！诸弟子于是德铠而无有一？』文殊师利曰：『以是故；唯，迦叶！诸弟子不得被大德铠。于迦叶意云何？其勇猛大力之人所被铠，下劣不肖之子亦被是铠耶？』迦叶曰：『不也。』文殊师利曰：

『唯，迦叶！菩萨所被大德之铠，一切弟子、缘觉不能得被彼德铠也。』说是诸菩萨德铠时，三万二千诸天，皆发无上正真道意。」迦叶谓舍利弗：

「唯，贤者，文殊师利童子神通变化说法所现乃如是矣，我目所覩也。」

尔时，贤者邠耨文陀尼弗谓舍利弗：「唯，仁者！我亦见文殊师利所现变化。忆念昔者佛游维耶离时，与六万比丘众围绕供养于佛，是时，我定意正受观诸异道，见无数百千人当得度脱者，我便诣诸异道所而说法。闻吾所讲而不受行，不念着意，诽谤形笑骂詈恚怒，在彼三月，不能教授开解一人也，厌而舍退。」

「时，文殊师利化作五百异道人，自以为师，与五百眷属俱，诣萨遮尼捷弗所，前稽首礼而立一面，白言：『我闻大师功名远称，吾故从他方大国来诣维耶离，今者大师是我世尊，当为和上愿见勅教，当顶受其命覩如瞿昙，吾未曾闻大沙门说柔顺妙法。』彼时，审裸形子曰：『善哉，善哉！仁者不久即当了我法律之行。所以者何？用至心故。』于是审裸形子自告其众：『汝等当与此五百学志俱悦和合通同为行，转相受法化等共学经义，假使此五百人有所说，卿等便当谛受善思念之。』」

「尔时，文殊师利与五百学志等辈，聚会稍现其行审谛功德戒，遂踰于本而普自现。于其中间赞说三宝，亦复叹咏审裸形子正德之行，舍是因缘所讲便默而止。时外道人异日更会，文殊师利言：『如我等，仁者经书所说讽诵讲义，以是观之，沙门瞿昙有审谛德。所以者何？生大豪家种姓具足，父母苗裔清净帝王转轮圣种，一相有百福功德。我闻初始生时，释梵恭敬皆动天地，三千世界而无受取，堕地而行至于七步，举手而言：「我为天上、天下最尊，当为众庶断生老病死。」龙王吐水，释梵共浴，诸天人民弦鼓伎乐，放大光明休息众恶道，一切诸根皆而具足，及于其本不具足者。皆令群生去尘劳患，悉使安隐，相师梵志豫说瑞应：「若在家者作转轮圣王，假使出家便当得佛，则为法王而转法轮。」然后弃国捐王在佛树下，降伏亿百千魔及官属。致得正觉便转法轮无能当者，为诸沙门、梵志、天龙、鬼神、梵天及世间人民，说经讲义，上中亦善其竟亦善。所谓上亦善者，身行善、口言善、心念善；中亦善者，其意甚谛，戒禁具足，超踰众智；竟亦善者，以得脱空无想、无愿之法门。又上亦善者信寂无放逸，中亦善者意得定而等一，竟亦善者以见正智而了慧。又上亦善者于佛得无坏信，中亦善者于法得无乱净，竟亦善者于众僧得无败信。又上亦善者不从他音声，中亦善者而念寂静，竟亦善者为圣贤平等见。又上亦善者为断苦除集，中亦善者奉行八道，竟亦善者而尽灭取证。是为诸弟子上亦善、中亦善、竟亦善也。』」

「文殊师利曰：『诸菩萨上亦善者为遵大道意，中亦善者不乐小道意，竟亦善者劝助一切智。又上亦善者于诸众生而发等意之慈，中亦善者用一切人故不厌大悲，竟亦善者喜悦护等意之行。又上亦善者，为摄诸犯戒，令诸贡高无行之人进奉正义，其乱性者令得平等行，为除邪恶之智；中亦善者，谓施戒忍精进一心智慧；竟亦善者，以承六度无极劝一切智。又上亦善者行四恩教摄于众人，中亦善者不惜身命而救护法，竟亦善者不堕诸冥灭尽。又上亦善者持心如地奉菩萨行而无合会，中亦善者于慧则不动摇立不退转，竟亦善者心无所著得一生补处。是为诸菩萨上亦善、中亦善、竟亦善也。』」

「于是，文殊师利为诸异道而应说法，令五百人远尘离垢诸法眼生，八千人发无上正真道意。尔时五百化人，便于地五心自归举声言：『南无佛归命觉。』诸异道人，亦复效诸化人于地五心自归言：『南无佛归命觉。』天帝释寻时雨心华曰：『汝等持此华供养世尊。』」

「于是，文殊师利与大众俱眷属围遶，往诣迦梨罗讲堂，上到佛所稽首佛足却住一面。诸外异道及众弟子，以此众华用上正觉，遶佛三匝却住一面，五百化人承文殊师利之德，前白佛言：『唯，世尊！我等不敬见佛，如来者法身，我等不欲闻法，法者不可得；我等亦不用众僧功德，世尊贤圣之众无合会行；我亦不用佛功德，其法界者无有德衍；我等不用世尊妙御，一切诸法永寂无御；我等不用如来土地之义，其解脱者已离华叶实；我等不欲知苦义，其愿无二；我等不欲断习，一切诸法真无有习，我不欲行道，其道以离行非行；我等不用尽证，诸法皆为永寂；亦不用止意，一切诸法住无所住；不用平等断德，非德为非常生死而致众行。』」

「『我等亦不用神足，无犹豫行亦无狐疑，无往来起生；我等不用诸根，信得诸根为失义；我等不用力，一切诸有万物无力悉羸劣；我等亦不用觉意，诸有永空无所觉；我等亦不用道，无数无世亦无求非利；我等亦不用寂灭，亦不澹泊；我等亦不有度世智慧之见；我等亦不求识义，如是为常有解脱义法界而无缚；我等亦不用沙门义，寂志者以超诸六所碍；我等亦不断梵志色像，如是梵志，亦不断诽谤；我等亦不用比丘，其自然者无所坏；我等亦不用诸度无极，如是六入为灭尽；我等不用止足，何为行无止足？』」

「『吾亦无所欲，我亦无所厌足，如也；于法无所受，于言亦无言，如也。无有身无意无说，我等亦非无住，如是三界皆平等。吾等亦非无所习如也，无乐亦不等见，我等亦无闲居，一切三界而无有行闲居。吾等亦不行空，亦无所行，如也。所举为者亦空，吾等亦不乞丐，如也。以除诸想，我等亦无生死畏，如也。审谛平等见，吾等亦不淫怒痴，亦无诽谤，如也。亦不想念亦不无想，吾等亦不断尘劳之行，悉无所著为应自然。我等亦无有身亦无所出，如也。是身非身，吾等亦不观，往见亦无，如也。』」

「『尊发相我等亦不除诸瑕秽，平等非常苦乐清静吾我自然解脱，吾等亦不度使水，如是我辈不见此际彼岸，我等亦不断他亦不求等度，如也。空言解脱无念，我等不受处无所起无所求，欲其本际无所起住，亦不除犹豫，亦不疑于寂志，我等亦不无正心嫉妬以脱于信，亦不欲断言说，如也。以脱过去亦无想念。唯，世尊！吾等亦不欲度无为，一切诸法皆寂而无为。』」

「说是语时，二百比丘得无起余漏尽意解，二百比丘从坐起，皆得四禅避易亡去，最后得诸未得，说是言：『一切世间悉乱，用说此法故。吾等本闻柔软而应所讲，今者所说法不入律行，亦不是世尊所教化。』于是，邠耨文陀尼子白文殊师利：『唯，文殊师利！此二百比丘从坐起避易亡去，说是言：「乃讲是法为乱一切世间。」』文殊师利曰：『唯邠耨！有是缘讲说此法，为乱一切世间。所以者何？唯，邠耨！世间之本者谓身五阴四大六入，着畏生死愿求无为，不知以为生死所受取，亦不得柔顺无为。如愁忧于生死中，无所乐亦无泥洹，其不畏忍无所乱四谛无住，若有所著便为迷乱，亦无空谛四事无住。于道无净乱着于经，欲得道则为二，以有二则为乱；于是，平等者一切法则正，假使无二以无二则无乱，有行求是我所，则为懦弱贡高，已有贡高则为乱。设使不有所著，非有所作，亦无等造，亦无邪作，亦不作亦非不作，亦不乐度亦非不乐度，是为无乱，以无乱则无二。而世尊言曰：「我不与世间诤，世间与吾诤。」所以者何？如来以断诤乱之本。何谓诤乱之本？是诚信，此欺诈。故世尊曰：「诚谛之语有何言？欺诈语者为何说？其有无平等无偏邪，彼有何言说谓有清净？」』

「尔时，文殊师利于亡去二百比丘前，中道化作大火，皆遍满彼佛土，诸比丘所欲越度，皆见满火，亦不能超火；欲以神足飞行过虚空，见空中有普铁网，亦复见大水遍十方，恐惧衣毛为竖，遥见祇树道径，遍布青莲华、白莲华、黄莲华、红莲华，及覩众人大会，即自回还至佛所，欲听受法，入祇树，到迦梨罗讲堂，诣佛所稽首佛足，却住一面。

「邠耨问：『此诸比丘众贤者，去至何所？从何所来？』诸比丘答曰：『唯仁者，吾等以得阿罗汉，诸漏为尽，所作已办，而得一心，逮神足度无极。从此文殊师利闻说乱法故，从坐起而舍去。吾等适行，见佛国中皆满火，亦不能得度大火，我等故还问世尊，何谓罗汉尽漏之地？』

「尔时，佛告邠耨曰：『若不自在供事于火，欲得度火者，此则不得过，堕在见网欲度铁网，立在爱欲没溺之行，欲得度大水，此不可得越过也。所以者何？邠耨！此诸比丘，未脱淫怒痴火故，岂能度大火乎？堕在见网，岂能度铁网耶？在恩爱没溺之中，宁能度大水耶？』佛告邠耨：『其水火铁网无所从来亦无所至，则是文殊师利所现变化也。如是，邠耨！其淫怒痴及诸见恩爱，无所从来亦无所至，悉从想念他念及邪之行为本，用起吾我及他人等色像，无吾、无我、无所受，彼独行等行却乱意，发一心寂定积功德行，专志亦无所得，亦无所念亦无所著，入于一心起念经法。』

「『何等为法事？何谓为法缘？如审谛观已有痴因缘便起行，已有行因缘便起识，已有识因缘便起名色，已有名色因缘便起六入，已有六入因缘便起习，已有习因缘便起痛痒，已有痛痒因缘便起恩爱，已有恩爱因缘便起受，已有受因缘便起有，已有有因缘便起生，以有生因缘便有老病死啼泣愁忧，其苦恼不可意曰生焉，如是为与大苦恼俱会，是谓从痴得长养身。愚痴已尽其行便灭，其行已尽诸识便灭，诸识已尽名色便灭，名色已尽六入便灭，六入已尽其习便灭，所习已尽痛痒便灭，痛痒已尽恩爱便灭，恩爱已尽所受便灭，其受以尽所有便灭，其有已尽起生便灭，老病死愁悒不可意悉尽，如其大苦恼即除。」

「『为得平等逮无为，无合会得寂寞，彼过法亦不灭，过去无黠亦不灭，当来无黠亦不尽，现在无黠为用念，无清净寂即立无黠，所念静黠无黠则不立，已无有立则为永寂，是谓无黠尽。彼以念静尽观四大之身，是为愚痴之身，譬如草木，假使有意有心有识，无色亦不可见，无有声亦无言说，譬若幻亦无内亦无外，亦无二中间亦无得，比丘作此静寂念者，于一切法为无所起，已无有起，彼则为真空义。』」

「说是语时。其二百比丘得无起余漏尽意解。」

「尔时，萨遮尼捷子，失其众弟子，与五百眷属俱，往到祇树迦梨罗讲堂上，诣佛所与世尊揖让谈语，白佛言：『我数数闻沙门瞿昙以幻蛊道迷乱转他弟子，今者乃自覩见，文殊师利坏我众会，增益沙门瞿昙弟子；如是，世尊！为用邪行受取，不复来诣我受教勅，亦不讽诵，不用吾语言，亦不受命着心。』」

「彼时有道人，名阁耶末，在众会中坐，是萨遮尼捷亲厚，于道中谓尼捷子言：『且止，无得于佛起无净意，亦无得于佛、诸弟子及文殊师利心怀乱意，用是故得无利之义，长夜不得安隐，当趣勤苦恶道。尼捷子且听，今欲说譬喻。譬如愚痴之人欲得醍醐，行求酥持水着瓶中，摇动其瓶，终竟疲劳厌极，亦不能得醍醐；如是，尼捷子！诸异外道所行亦尔，虽行学道不能断邪行。譬如大瓶中水不能出醍醐，不奉如来上妙法律之行，死堕地狱。譬如，尼捷！有智者人黠慧明哲，欲得醍醐而行求苏，彼以奶酪持着瓶中而动摇，之便生醍醐，用奶酪故则成醍醐；如是，尼捷！其有于如来法中，若白衣及出家学道，至心信佛法喜行精进，即疾得贤圣解脱，如从奶酪而致醍醐。譬如，尼捷！有人从他家借百千瓦器而破坏之，便以宝器还偿其主，主宁恚骂耶？』答曰：『不也！』曰：『如是，尼捷！诸外异道弟子譬如瓦器

以故破之，于如来所更造法宝器，不当瞋恨骂詈。譬如，尼捷！众人有导师，而无善权方便，将大众贾人诣邪恶道，若有导师为善权方便，悉将众贾人出邪恶道诣着正道。如是，尼捷！卿等诸师，以于邪径不了道义，将无数人堕于恶道，如来．无所著．等正觉知道解义，将无量人出于恶道而着正路。』

「于是，尼捷自将卿众而去。彼时万二千人与尼捷子俱去，其余者皆得神通，世尊悉下须发为比丘也。」

「尔时，佛告阇耶末：『汝为见此万二千人与萨遮俱去者不乎？』阇耶末曰：『唯然，世尊！已见。』佛言：『是万二千人，皆当于弥勒如来，下须发作沙门，在于第一大会。所以者何？用闻是深法故。萨遮尼捷子当于弥勒如来作弟子，智慧最尊，譬如我第一弟子舍利弗。所以者何？用于佛法起贡高轻慢意，然后弃捐诸见故。』」

「于是阇耶末道士白文殊师利：『后五浊恶世多有贡高。』文殊师利答曰：『唯，族姓子！后浊恶世众，下劣卑贱之子等喜贡高。所以者何？不能具得四禅，用自大故而堕落，五浊恶世时不复供养比丘众，是诸比丘意不得定立，何况致第四禅？用彼后世有诸瑕秽，为五浊恶世多喜自大憍慢。于是，族姓子！诸善男子，为有二事而造憍慢，何者为二？一者、自见以智慧而贡高；二者、以用衣食供养，现已持戒智慧功德，便自堕落。其有而贡高、诽谤如来法，当堕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。』」

「又问：『文殊师利！何缘而知他人有贡高意乎？』答曰：『「凡夫之士意乱不定，不谓阿罗汉者。」假使闻是说而恐畏者，则知为贡高凡夫之士。」

「得见如来，阿罗汉不见。」假使闻此语而恐畏者，则知为贡高凡夫之士。「为众佑当施与之，不当慧罗汉。」假使闻此恐畏者，则知为贡高。「如来赞叹凡夫之士，不举阿罗汉。」假使闻此言而恐畏者，则知为贡高。其有不出于诸尘劳，是为无所著，此谓于世间为最厚；假使有出尘劳，是则为着，非是世间众佑。若有于此作行者则为贡高。一切诸法但以言说而为受，是谓贡高。不知一切，亦无所断，亦无所行，亦不作证，是为入于审谛。』」

「又问：『文殊师利！以智慧贡高者，有何言说乎？』答曰：『不诤亦非不诤，不称憍慢，譬如师子百兽之王吼时，一切皆畏其音。如是，善男子！比丘不乐贡高者，不畏一切音。所以者何？谓音譬如呼声之响，报应其响亦无心意识，用因缘合故其音响出。如是，族姓子！其心意识审如慧，彼不分别

诸因缘音声，皆衍诸响应，而无所起彼佛音响，亦无来外异道声，亦无忧佛音声，亦不觉众音响，于诸瑕患音亦不忧众尘劳响。一切音声无去来本末意，即印无所乐印，诸所语无高无下印，其印为立平等印，其相自然印，以一印入为法界平等御印，无所坏印，审如本无住印，真空义印，三世平等印，无起无灭印，自然现印，以是印印诸法，所乐无乐亦无有贡高。比丘闻是，不狐疑无犹豫，不得吾我也。』

「尔时，阇耶末道士白佛：『唯，天中天！我从鬻阎异道人亲友，闻说是大乘功德，今者亦复从文殊师利，闻所讲辩才，发无上正真道意；是故，愿世尊为我如应说法，令吾具足道品疾得无上正真道最正觉，教授开度不可计无央数人。』

「佛言：『阇耶末！今当为汝说菩萨行。有二法疾得智慧而建大乘。何等二？一者、精进；二者、无放逸。何谓精进？谓求法才一切所有而施不惜，不望其报劝助道意。一所谓精进，用断诸不善法故，皆具足众贤善法，意平等行而无放逸；于戒清净，不愿诸所生。二精进者，谓不贪身意，忍辱之行无有放逸，无害心救护众生。三精进者，谓积累诸功德法，无有放逸不知厌足，诸所修善积德贤良之法以劝道意。四精进者，谓一心具足无厌、无放逸禅，无所欲不退转。五精进者，谓多求博闻，于彼施无放逸常寂静然奉圣贤智慧。六精进者，谓习四恩之行以善权慧教授放逸。七精进者，谓身意行，其身意不乱心为空寂。八精进者，谓为一切故，于诸行等慈意，于法义精进而无放逸慈，于诸法无所著。九精进者，谓为他人及众生皆发道意，无放逸观诸世间，譬如焰幻不舍道也。十精进者，谓所造行如救头然，入于诚谛无放逸，灭于尽证慧无起施。十一精进者，谓具足诸相好，积累善本入无放逸，观于法身无所起。十二精进者，谓严其佛国而无放逸，净于众生之土。十三精进者，谓严净具足三十七道品之法，已脱诸灭冥，喜乐如来菩萨善权方便。是皆从精进而致之，是谓善权智慧，菩萨受是则致拥护不退转，立无上正真道。』

「说是语时，阇耶末菩萨得不起法忍，欣然而踊住于虚空，去地四丈九尺，三千大千世界地，则为六反震动，其大光明普遍佛国，于虚空中而雨天华，箜篌乐器不鼓自鸣。」

尔时佛便笑，诸佛世尊笑法，无央数不可计百千光色从佛口出，青黄赤白黑，遍诸无量佛国，还遶佛三匝，于顶上忽然不现。于是，贤者阿难整衣服从坐起，右膝着地，长跪叉手，以偈嗟叹，而问佛曰：

「智慧力吉祥明，
微妙相三十二，
如师子在众中，
今佛者何缘笑？
所说法馱如电，
羯随鸣振宝响，
佛语普遍众人，
于一切常如应，
语弟子以缘觉，
终不与普慧等，
今谁当得慧力，
若天龙世间人，
以脱于一切受，
无量行无罣碍，
不可限无计数，
今愿问空正慧，
青赤黄白之色，
其妙晖从口出，
遍无量百佛国，
一切寂无所见，
其光明欲出时，
得未曾晃而照，
今愿解大乘行，
其光炎从顶入，
善哉快过诸天，
愿审谛而说义，
断六会诸狐疑，
闻佛语欢喜悦，

导师光七尺华，
诸种好为具足。
行步威猛势至，
愿尊将为解说。
音殊妙师子吼，
其声胜于梵天。
其声皆畅三千，
闻柔软无不了。
彼智慧无善明，
众菩萨亦难及，
愿导师说开度。
阿须伦皆发意，
心中闻无所著，
踰不等无数亿。
以平等为度世，
以何故而喜笑？
种种光甚照曜，
照无数恒沙土。
诸种大等无身，
佛善利无恐惧。
诸弟子莫能及，
佛亦说缘觉事。
一切智慧最上，
今所至无垢秽，
及世人所奉事，
佛一言无有异。
今正觉何缘笑？
无数人悉踊跃。」

佛告贤者阿难：「汝为见闍耶末族姓子，踊在虚空，去地四丈九尺，住于空中已得法忍，叉手如立稽首礼我，百千诸天来共供养。」

阿难言：「唯然已见，世尊！」

佛告阿难：「是阇耶末族姓子，已奉事七十二亿佛，修善积德，常作转轮圣王，悉奉事诸佛世尊，佛般泥洹已后，皆于七十二亿佛所，建清净梵行，皆护佛正法。」

佛言：「阿难！是阇耶末族姓子，后当见奉事五恒沙等如来，供承教述清净行，当教授无央数菩萨，然后积累觉意之法，无数劫已得作佛，号曰慧王如来。无所著。等正觉。在世教授。具足慧行。天人师。无上士。道法御。天上天下尊。佛。天中天，其世界名曰喜见，劫号一宝严净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其喜见世界，譬如他化自在第六天上所有，喜见佛国人民所居处供养亦如是。是诸人民，无有六境界之法来至其前，一切人民相见，皆欢喜悉喜乐，见慧王如来皆忻悦，以是故彼世界名曰喜见。彼时如来教授一劫为作佛事，其正觉寿亦一劫，是故其劫号曰一宝严净。彼世尊但以纯菩萨为众，九十二亿菩萨皆不退转，诸菩萨逮无所罣碍慧，起光德本。其慧王如来欲般泥洹，有菩萨名曰师子过而行，当受彼决：『我般泥洹已后，是师子过而行菩萨当得佛，亦号师子过而行如来。在世间教授。彼如来般泥洹已后，其法住十小劫，其如来舍利并合俱起一塔，广长二千四百里，高三千二百里，皆以七宝作塔，众人悉各各共供养塔。』」

于是阇耶末族姓子，从虚空来下，前稽首佛足，住世尊前说法界无所坏，以偈而赞佛曰：

「我种及法界，	人土亦俱等，
是界为慧壖，	以此授吾决。
法界及尘劳，	空种亦平等，
一切法如是，	我为已至法。
法壖淫欲种，	瞋怒亦如此，
虚空界为同，	以此授吾决。
生死无为土，	法界而无异，
水种为如是，	及火土亦然。
阴壖与界法，	眼识诸有分，
意部法境界，	诸分数悉定。
其诸有为种，	亦并无为界，
不见法有二，	则为授吾决。
世尊无五阴，	四大及诸入，
无名亦无色，	亦不有内外，

佛以音声说， 而授于我决，
于此悉寂寞， 以是定受决。
佛者无有意， 如此授吾决，
我者无有识， 佛为授我决，
此决为诚谛， 如是则平等。
法界无所坏， 即如来无住，
等觉诸天人， 正立于正法，
寂然如虚空， 权慧善具足。」

尔时， 阇耶末族姓子， 以此偈赞佛已， 遶三匝却坐一面。 于是， 佛告贤者阿难： 「受是经， 讽诵赞， 广为他人说之。」

阿难白佛： 「唯然受已， 是经名曰何等？ 云何奉行？」

佛言： 「是经名曰“文殊师利所现变化降伏众魔化诸异学奉受正法赞说经义”， 名曰“宝藏”， 当奉持之。」

佛说如是， 文殊师利童子、 阇耶末菩萨、 贤者阿难， 诸天人、 阿须伦、 世间人民， 闻经欢喜， 皆前为佛稽首作礼而退。

文殊师利现宝藏经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 大正藏第 14 册 No. 0461 佛说文殊师利现宝藏经

【版本记录】 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5 (Big5)， 完成日期： 2010/05/14

【编辑说明】 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 萧镇国大德提供， 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 北美某大德提供， Jasmine 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 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 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